

凡/人/素/描

父亲喜欢“跑龙套”



徐文峰

我父亲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中等个子，长得不算帅，说话也不快。但他走路较快，办事率真，从不转弯抹角。

作为一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父亲很乐意“跑龙套”，他的热心肠受到同事、朋友的众口称赞。比如，为离退休党员送学习材料；为支部党员带带防暑降温药；为党员活动室打扫卫生；参加党员爱心行动服务等等，他都乐此不疲。父亲喜欢“跑龙套”缘自他的性格和品格。父亲工作后一直在建设部门从事财务工作。父亲是一个对待工作“举轻若重”和巴心巴肝的人，他对繁琐的财务工作就像刻苦的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认真细致，生怕出错。父亲因工作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，曾多次被单位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和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

退休后的父亲更像个“跑龙套”的“大师傅”。父亲担任了退休支部的组织委员，除日常事务外，他还步行到腿脚不方便的党员家中，上门进行服务，坚持了20个年头，从没有一句怨言。父亲乐于跑腿，甘于奉献，在县老体协谋了个“副秘书长”的差事。虽然名称带“长”，其实就是发发通知，分分资料，管管账目，做一些为老同志服务的琐碎事。尽管这些事，一分钱报酬都没有，但认真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真比退休前还忙呢！

父亲年轻时练过书法，毛笔字写得好。在老体协，写黑板报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父亲的肩上。黑板报的内容大多是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、一些老同志的诗词等。父亲身板直直地挺着，右手拿着粉笔一笔一划、有板有眼地写着，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。父亲还改写了一首小诗抄在黑板上与党员同志们共勉：“人生多美好，时序若飞驰。党员多努力，奋发而为之。”父亲“跑龙套”时也受过伤，挂过“彩”。一次父亲去一个老党员家中送专题辅导材料，被迎面而来的摩托车撞飞了出去……父亲住院了，肇事者吓惨了。后来，听一个亲戚说，骑摩托的是一个乡下中年男子，在县城打工“跑摩的”，在城里租房住。我家的几个亲戚当时挺身而出，愿意一道去找肇事者索赔。可父亲说：“乡下人来县城打工挣钱不容易，我们不应该为难他们。”最后，父亲还是没要他赔偿一分钱。只是，已七十高龄的父亲出院后，有一年的时间一瘸一拐地走路。

去年初，敬爱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离开了我们。在办理退休支部财务移交时，我们从父亲的抽屉中找出了保管账本的纸盒，里面有一千三百多元现金，账目一文不少，一角、两角，一元、两元的毛票整整齐齐摆放着，有三十多张……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辈子甘愿“跑龙套”为人民服务，一个初心不改的老党员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诗/绪/纷/飞

龙溪河恋歌

张耀文

龙溪河——
你是我心中的恋歌

晨曦沐露，云雾萦山
轻风拂过，如梦如幻
我看见鱼儿跃水面
晨光将随你流远

午后暖阳，孩童嬉闹
泛舟龙溪，粼粼金光

我看见即将出嫁的新娘
莲步款款，笑靥如花

日暮西山，渔歌唱晚
我像鸟儿一样返巢
龙溪河，你静谧地流淌
皓月之下，银波荡漾

龙溪河——
你是我的诗篇，梦的摇篮

(作者单位：梁平区福禄镇中心小学)

往/事/回/首

我开餐饮店



罗邦万

因为一个偶然的机，我走上餐饮经营这条路，至今已有12个年头了。12年前，我们夫妇俩与我的三个妹妹还在朝天门批发市场合伙经营着服装，大家齐心协力、早出晚归，悉心经营着服装店，生意红红火火。几姊妹生活都富裕了，纷纷在重庆中心城区购了房、买了车。

有一天，一个四十来岁、胖墩墩的男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。他是四妹在网上结识的男友小陈。小陈每次出门都挎着个大皮包，隔三岔五就来朝天门看四妹。时间一久，大家也就熟悉了。那时，小陈是市内一家大型餐饮店的厨师长，有着一手好厨艺，他曾在全国烹饪大赛中屡获殊荣。小陈人勤快肯帮忙，我们几姊妹要是谁家有个聚餐或是宴请，他总是主动前来承揽做菜的差事。他每次做出来的菜，色香味形兼备，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赞扬与一致好评，从而给大家留下了较好印象，也赢得了四妹的芳心。后来，他和四妹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组建起了幸福的家庭。

大凡每位技艺超群的厨师，其理想与终极目标就是自己开店。小陈何尝不是如此？但自己开店当老板，仅有一手好厨艺是远远不够的。他急盼一位合伙人共谋发展。因为我是兄长，为人还算厚道亲和，也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，于是我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合伙人。为邀我入伙，他和四妹多次给我做思想工作。在他俩一次又一次的真诚感化下，我终于答应合伙。从此，我们共同走上了餐饮经营之路。

经过选址租场地、店面装饰装修及购置厨具餐具等一系列艰苦琐碎的工作，我们第一家中餐酒楼顺利开业了。那时镇上还没有一家像样的酒楼，我们以全新高雅的装修及极具竞争力的菜品迅速赢得市场，深受当地百姓欢迎和喜爱。随后几年间，我们以滚动发展的方式，从一家餐饮店迅速发展四家，菜品涵盖中餐宴席、民间菜、火锅、汤锅、海鲜等。

后来随着当地几家大型酒楼的相继开业，餐饮这块大蛋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逐渐分割。在此大环境下，我们也未能幸免。在充分分析餐饮业现状后，为谋求长远发展，我们被迫断臂求生，先后关掉了处于亏损状态的两家店，只保留了一家中餐酒楼和一家汤锅店。

回首12年的餐饮经营，心中有艰辛也有感动。店里忙起来的时候，简直就像在打仗。我们也会身不由己地身兼数职，既是老板，又是收银员、服务员、勤杂工，从早到晚就像旋转不停的陀螺，累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我也常常对员工讲，顾客不一定个个都有素质，但人人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顾客吃饱了，我们才不挨饿；顾客吃好了，我们才能吃好。我们认真做好菜品及服务的每一个细节，时时处处替顾客着想，用至真的情温暖和感动他们。

记得有一个夜晚，都快十点了，汤锅店正准备关门，此时从门外进来两人。一位女士搀扶着一位老人，落座后点了个小锅盐排骨。据该女士讲，他们来自邻近的金凤镇，这位老人是她父亲，今年68岁了，肝癌晚期并已全身转移，头脑一时清醒一时糊涂。老人天天都念叨着要来曾家镇吃我们的盐排骨。父女俩当天已在家中吃过晚饭，可老人仍然嚷着要来吃盐排骨。为满足父亲的这一心愿，女儿答应陪同他来。

女儿对父亲说：“曾家盐排骨店我没去过，找不到呀？”父亲说道：“我去过，我找得到。”在父亲一路口头“导航”下，父女俩终于找到了我的店。

身患重疾的老人，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，女儿把盐排骨撕成碎块，一点点喂进父亲嘴里。老人似乎也尽力了，但三根盐排骨都没有吃完。临走时，父亲一再叮嘱要将剩下的菜品全部打包带回家。在女儿的搀扶下，父女俩一步步走出店门。

望着父女俩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一种难过却又万分感激的复杂情愫，如潮水般袭上我的心头……

(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)

乡/村/故/事

音符放飞在石磨岩



张春燕

一串串音符，一个个身着苗族服饰的歌手，如一只只放飞的蝴蝶，在经千百万年风雨雕塑形成的巨大石磨岩上，在高低错落、姿态各异却彰显着苗族先民耕耘史与歌唱史的石林间翩然飞舞，狂放、恣肆、率真、曼妙，吸引着游客们驻足欣赏，激情应和。

这里是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鞍子乡石磨岩，那古老、悠远的歌声带给我们强烈的感官冲击。

走进苗乡，我们就被乡民们用山歌紧紧围住，虽然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，但从他们那热情洋溢的脸上，我们读到了欢迎远方贵客的一片真情；从那欢快热烈的旋律中，听出了希望我们在苗寨度过难忘时光的心声。而且所有的人都听懂了他们反复吟唱、贯穿始终的三个字——娇阿依。

《娇阿依》是彭水苗族乡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演唱曲目。在苗语中，娇阿依代表吉祥如意的意思，是殷切美好的祝愿。同时，它也是一种演唱形式，在不同内容的曲目中，一句舒缓悠长、满含无限牵挂和祝福的“娇—阿—依”，有着开启歌首、过渡衔接、归结全曲的作用。而带着浓厚兴趣与美好向往的游客，更愿意把“娇阿依”想象成娇俏可爱、青春逼人的苗族少女。于是很多人就有了一路上与“娇阿依”愉快同行的渴望，还有与“娇阿依”深情相伴的想象。

正是这富有民族特色、字面理解起来美、旋律听起来更美的娇阿依，唱热了苗乡，唱红了彭水，两次登上央视演播大厅，一次在全国少数民族调演中获得金奖，展示了古黔州这片神秘土地上萌生的民族民间歌谣的无限魅力。

越过一大片嶙峋的黑色石林，攀上形似巨大的磨盘、由苗家先民们用心推动的石磨岩，来聆听多姿多彩的苗家山歌。石磨岩上，坐着一群穿红衣、被太阳晒得绯红的脸庞上透出自然健康美的

苗家女子。而岩石对面，一座船形的巨石上，则站着一帮皮肤黧黑、有着大山一样坚毅神色的苗家男子。他们笑颜相对，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合唱、对唱。

他们歌唱自然，歌唱生活，歌唱劳动，歌唱爱情。自然山水的灵秀、苗家生活的多姿多彩、劳作的辛苦与快乐、对爱情的理解与向往，都融进了自然醇厚、韵味悠长的山歌中。而情歌，是最能寄寓美好想象、点燃炽热青春、释放生活压力的了。因此，山歌中关于爱情的内容占了很大一部分。

这些情歌中，有青年男女间刻骨的思念与热切的期盼：“凉风绕天要晴，天不落雨多急人。庄稼只望雨来洒，情妹只望郎有情。”庄稼生长离不开雨水，而情妹那美丽的心田也需要爱的雨露来浇灌。

还有一首旋律优美、节奏明快的爱情歌谣《十二时情歌》，写了一天中十二个时辰少女对情郎的思念和盼望，幽微的心思，战栗的感觉，望眼欲穿的焦灼，以及对爱情的坚信与忠贞，都贯穿在劳作的过程中——

“辰时去绣花，绣花等冤家。冤家不见来，时时空想他。依哟，心里乱如麻。”

“子时去绣鞋，情郎不见来，抽几根柳丝线，扎一双柳鞋。依哟，不信他不来。”

……

飞满音符的巨大石磨，是苗家人祖祖辈辈生活状态和精神历程的见证。它把苗家乡民生活的艰辛、情路的苦涩、思念的滋味细细研磨，层层渗出，每一轮旋转，都转走生活的粗粝和繁重，转来隐隐的期待、幽幽的向往、深深的爱恋。

坐在石磨上，我们以醇厚的苗家山歌为酒，以清新的乡野之风为菜，畅饮着，咀嚼着，沉醉，沉醉，灵魂的音符激情飞扬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